

越想越自豪 越想越荣光

于华



在欢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里,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我和我的祖国》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亲切甜美的歌声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回眸 70 年来激情似火的如歌岁月,好多好好的往事让我越想越自豪、越想越荣光!

先说最近的——2019 年 7 月 2 日上午,应周口市川汇区政协之邀,我和十几位文友前往周口“引黄调蓄湖”参观考察。乘车途中,窗外灿烂的阳光下一,一条条绿树掩映的整洁大道,一幢幢挺拔林立的楼房,像一幅幅次第展开的长长画卷……我和同车的几位文友无不赞叹:看!咱这美丽周口可真是名不虚传!

到了湖区管理处,我们观看了展厅里的大型模板、图片,又坐上车环绕湖畔转了一大圈。众文友无不惊叹——水碧天蓝,总占地面积 7100 亩、水域面积 3600 亩的景观设计堪称巧夺天工、美轮美奂……

参观归来的这天夜晚,按照“引黄调蓄湖”湖名征集文件的要求,我写了《命名“凤湖”及其寓意》的短文——

水光潋滟,岸线蜿蜒,状若彩凤的风湖卧波于龙湖之西。龙凤同为中华图腾,龙喜水而威武,凤向阳而华美。“百鸟朝凤”寓众望所归,“凤凰涅■”寓浴火重生、拼搏进取。“龙凤飞舞”,龙凤两湖相映,寓周口人民亲水

爱水、奋发有为。

我把此稿送到周口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之后,心情十分舒畅。因为,不论评选结果如何,作为周口人,能参与家乡的这一盛举,我深感自豪、倍感荣光。

忽然,又有一阵歌声在耳边回响:“……周口啊周口,我可爱的家乡!六千年留下九州圣迹,根脉文化源远流长。沙颍两岸,天下粮仓,百舸争流,扬帆远航……”

歌词多么熟悉!歌声多么嘹亮!这可是我们周口市的“市歌”呢!我记得很清楚——2013 年冬,应市政协之邀我参加了市歌的初评。翌年春夏,我又参加了城市精神、市标、市歌、市树、市花的复评和终评。每次参评,我和诸位专家评委无不尽心尽力地研讨、发言、投票。2016 年 1 月 22 日,周口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会公布:周口城市精神为“开放、文明、创新、崛起”,市标为“人文周口”,市歌为《周口,我可爱的家乡》,市树为槐树,市花为荷花。从公布的结果来看,市领导既接受了我们评委对市树、市花的评议意见,也参考了我们评委认为“城市精神”和“市歌”必须进行综合创作的建议。这怎能不让我深感自豪、倍感荣光!

更让我越想越荣幸的是——38 年前(1981 年)9 月的一天,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从沈丘来周口师专报

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周口。我怎么也没想到,多年后自己能成为周口人——18 年前,即 2001 年 4 月,经省教育厅批准、教育部备案,沈丘师范和周口电大、农校、艺校联合升格为周口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沈丘师范的教师,我不但荣幸地成了周口人,晋升了教授又被评选为市劳动模范,还成了市政协和川汇区政协特邀的专家评委。

“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今天周口的高雅大气、清秀明丽,与昔日相比,真是“凤凰涅■”“换了人间”!

然而,最让我越想越自豪、越想越荣光、越想越激动的则是——年过七旬的我赶上了我们祖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美好的新时代!

70 多年来,我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又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回想 38 年前,从沈丘至周口的汽车票是一元二角五分。



我的老师桂行德

戴俊贤

桂行德先生是我在淮阳师范上学时的老师,他和蔼可亲、睿智深沉、循循善诱、立德树人,给了我难忘的教诲和帮助,我永远忘不了桂老师。

桂老师是罗山县人,1965 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淮阳师范任教。

淮阳师范(今为周口幼师师范)是一所历史名校,创办于清末的 1909 年,有豫东“最高学府”“教师的摇篮”之称。“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徐玉诺、西北师范学院原院长李秉德等名家名师曾在该校任教。

1971 年底,正处于文革之中的淮阳师范,在“教育要革命”的大背景下恢复中断了 5 年的招生,从周口地区各县招收第一届 2 年制专业班 290 名“工农兵学员”。我当时正在村办中学当民办教师,经过“基层推荐——政治审查——考试体检——学校录取”的严格程序,被批准入学。带着盖有“河南省新淮师”印鉴的通知书,我来到政文专业报到。在那个“就学就业”无门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机会走出农村,跳出“农门”,对我这个祖辈都是农民的回乡知青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了。我来到淮阳师范,心里感到又激动、又喜悦、还带有一点点自豪。

政文专业开设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汉语、写作等。桂老师教我们班的写作课和文选课。

他留着平头,穿着朴素的制服,步履稳健地走上讲台,表情温文尔雅,不苟言笑,声音沉稳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他把甘为人梯的“园丁”精神、默默奉献的“蜡烛”情怀,凝结为仁爱无疆的良师风范。听其授课,初始感觉课堂气氛好像不够活跃,但是愈听愈觉得条理清晰、拨云见日、醍醐灌顶,渐入心领神会之佳境,就像饮用陈年老酒,入口绵软淡雅,而后即觉浓烈醇厚,回味

无穷。当他讲到得意处,偶尔会用带有磁性的嗓音“嘿嘿”两声,极富感染力,台下的学生不由得报以会心的微笑。同学们都觉得他讲的课有真知灼见,让人百听不厌。

那一段时间,正赶上所谓的“教育回溯”,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下劲。我们这批学生绝大部分经历了“停课闹革命”的初中或高中阶段,上不了课,读不成书,“书荒”使强烈的求知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所以,有了这样的学习机会,大家都格外珍惜,争分夺秒地学习。我更感到了学习的压力,一方面觉得知识贫乏,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同学多是重点高中如淮阳中学、周口三中的毕业生,且党员人数占总数一半还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等基层干部的也占三分之一,我与他们相比各方面都差一大截呢。我只有埋下头来,刻苦学习,努力追赶。因此,我在课后经常向老师和同学请教,请教最多的老师是桂老师。在他那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书架的简陋住室里,桂老师每次都热情地接待我,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那时候,学校的图书室还不开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图书室被封闭),可读书很少,桂老师就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我阅读。如《中国文学史》《陆游诗选》《杜甫诗选》《女神》等,以及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

桂老师不仅课教得好,写的文章也很出色。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风神高迈,具有才子气质。我得知,桂老师在求学期间,即在《河南日报》《奔流》等发表过诗歌和文章。在写作课的学习中,我除了完成作业之外,还写些诗歌、短文,请他指教。每次他都给我认真批改,在精彩的句子下面划上红圈圈予以鼓励,指出优缺点和努力方向。

为让学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桂老师多方努力让我们接触社会。他邀请

当时河南的知名作家郑克西给我们讲如何体验生活。他邀请来淮阳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到我们班座谈如何进行采访调查,讲写稿子要“通天入地”,“通天”就是要吃透中央和上级精神,“入地”就是深入调查了解基层实际。桂老师还邀请周口地区交通局有关领导和司机为我们作交通安全报告,让班里的同学编辑宣传交通安全的文艺节目。我写的快板《交通安全十注意》被周口地区交通局文艺宣传队采用,在全区各县进行了巡回演出。

1973 年初夏,我们七一届政文班工农兵学员赴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也叫“开门办学”。桂老师是主要带队老师之一。他带领我们一起参观新县、红安县的革命事迹展览馆,瞻仰烈士陵园、列宁小学、红田等革命遗址,访问老红军、老干部、烈军属,与当地群众一起下田劳动、插秧、割紫云英,让我们的内心深受震撼和教育。我和桂老师在老红军家中座谈时听到的民歌“小小小红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至今犹记在心,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我毕业后留校,和桂老师同在语文教研组,朝夕相处。更想不到的是,1974 年春,根据校方要求,成立了淮阳师范写作组,由桂老师挂帅,我与政文专业七三班三个班的每班两名同学参加。为了提高我和写作组同学的写作水平,桂老师除让我们多写多练之外,还常带我们去北京、郑州送稿件,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的编辑见面,增长见识,沟通信息,提高稿件的针对性。慢慢地,我们所写的稿件也能见诸报刊了。后来,我除教课之外,在桂老师的辅导下,还编写了连环画文字脚本。这种文体载要求文字简练、生动形象、有画面感,每幅不能超过 80 字。我第一次改编,没有经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让我好好

我从沈丘到周口师专上学和周末回沈丘时,为了节省这一元二角五分的车票钱,不管天气如何,都是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百十里的公路上往返……每次我骑到学校时,已经很累了,可还要很珍贵地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扛到三楼的学生宿舍……而今,已在周口有了三室一厅的我,家里不但有好几辆电动车,还有一辆漂亮的国产轿车。从周口回沈丘探亲访友,都是坐儿子开的轿车了。

虽然我已年过七旬,却也和年轻人一样享受着电脑写作的快捷和方便。回想 20 多年前,我写中篇小说《风雪腊梅》时,还是在一页一页的稿纸上艰难“爬格子”,7 万多字让我“爬”了三年多(此稿曾连载于 1997 年 8 月至 1998 年 8 月的《周口日报》)。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应川汇区政协之邀,我和张国仲老师在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的指导下,在电脑上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68 万字《川汇文史资料——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记忆》一书的校改编审工作。

更让我欣喜的是,从 2017 年春至今,我在电脑上完成了 52 万多字的纪实小说《青春岁月》(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越想越激动的我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彩霞与海鸥齐飞,
长风共碧波激荡。
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
中国巨轮正在加速启航。
船长带领着船员,
满载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
把巨轮开得又快又稳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红旗帜,
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
一带一路的航线在蓝色的大海上,
划出一道环绕全球的雪浪。
不忘初心的情结凝聚着无穷的
动力,
牢记使命的担当让我们挺起胸
膛。
作为中国巨轮的一名船员,
我越想越自豪!越想越荣光!②8

怀念孙方友

何辉

认识孙方友纯属偶然,但我们的友谊却与日俱增。“小说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小说人物其实就是老百姓,但又是人物的升华。”“小说事件反映的是当今时代,但比时代发生的事件更鲜活。”他生前跟我说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1994 年 8 月的一天,局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问他:“同志,您好,您找谁?”他打量我一下,先是微笑,而后说:“我叫孙方友,在对面住,写作累了,想到您办公室看看报纸解解乏,可以吗?”我起身握住他的手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孙方友老师啊!欢迎您。”然后,我把订阅的十几种报刊放在办公桌上,又给他倒了杯茶。他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高高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脸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为他增添了不少光彩,特别是他爽朗的性格,未说先笑的表情,很是和蔼可亲。第二天,他特意来我办公室,送给我一本小说集《刺客》。我如饥似渴地拜读了《刺客》。这部小说集由著名作家南丁序作,是孙方友的早期作品,共收录了 42 篇小说,篇篇精品,耐人寻味,犹如听孙方友讲故事,一事一议,一篇一情,扣人心弦,栩栩如生。

后来,他又送给了我小说集《水妓》《贪兽》和长篇小说《衙门口》。我每每看到他的作品都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天加夜,一睹为快。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小说家,不如说他是故事大王。后来,我向他学习,开始着手写小小说,请他修改的时候,他不厌其烦,帮我指出很多“毛病”,连错误的标点符号都会标注出来。我的第一篇小小说《第六棵合欢树下》,就是经过他的指点,发表在《周口日报》上,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可我万万没有想到,2013 年 7 月 26 日,孙方友老师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给我们

留下无限悲痛和哀思。

怀念他,应该永远记住他的艺术成就。他被誉为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王”,特别是他的新笔记小说,独树一帜,别出心裁。他是小小说的开创者、笔记小说的承前启后者,其作品多次获小小说创作终生成就奖、“金麻雀”奖、吴承恩文学奖、杜甫文学奖、郭澄清奖等各种奖项,有近百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捷克、土耳其等多国文字。

怀念他,要永远记住颍河镇的故事和人物。孙方友笔下的陈州就是现在的淮阳,他笔下的小镇,就是颍河镇。《陈州笔记》浓缩了 20 世纪的中国民间史,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立传著书。“陈州笔记”系列有 320 篇,“小镇人物”系列有 360 篇,前前后后近 700 个人物,个个鲜活生动、有骨有肉。

怀念他,要记住他的写作风格。孙方友的作品,题材独特,写法精妙,构思新颖。正像著名作家野莽所说:“其删繁就简,别具一格的叙事文体,打开了当代中国文坛一扇精致的窗口。”著名作家聂鑫森说:“孙方友的笔记小说小巧玲珑,却有大境界、大气象,如旧体诗词中的绝句与小令,起承转合,摇曳多姿。方友笔下的‘陈州’和‘小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历史与现实深厚文化的凝结核,山川、风物、人事,都成为一个一个的文化符号而芬芳飘逸,从中可看出作者的博雅胸襟、高明见地、渊深学识。”孙方友的小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他有一双慧眼,有一颗慧心,目中有人,心中有人,笔下有人。他有宽以待人之心,有义气处友之气。

我写了一首诗怀念孙方友:
小说大王孙方友,
人品端正称一流。
陈州笔记民间史,
颍河镇里大成就。②8

教师节,致退休的老婆

尚纯江

不知,你是否怀念书声琅琅的课堂	不再洪亮铿锵 坚实的脚步 也变得有些踉跄
退休了,老婆 那个你曾经倾尽心血和汗水的书桌	退休啦 那就退下来吧 我知道你心里多少有些失望 怅然若失的感觉 早晚都会来临 那就在遛弯的时候 到学校里走走看看望望
是否把你遗忘 将近四十年的时光 你把你的青春 还有你的理想 都装进了这一间小小的课堂 用粉笔书写你的人生 用心血浇灌你的理想	老婆,退了休的老婆 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你要学会慢慢欣赏 那些你亲手栽培的树苗变成参天大树的模样 漫山遍野的花朵 漫山遍野的芬芳 正在把你的理想变成一抹灿烂 多彩的霞光
啊,时光的流逝 把一个清瘦少女 变成了如此模样 斑白的发丝 斑斓的岁月 变成了沟壑间的小溪流淌 嘶哑的声音	



四时不移色
虚心能自持

刘铁士作